



JIANGJUNYIN PINGLUNXUANJI

《將軍吟》評論選集

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1984·長沙

《將軍吟》評論選集

本社編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

21022773

022773

《将军吟》评论选集

本社编

责任编辑：肖汉初

*

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(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)
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*

1984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字数：157,000 印张：8 印数：1——4,150

统一书号：10109·1813 定价：(平装)0.98元 (简装)1.30元

出 版 说 明

莫应丰同志的长篇小说《将军吟》，荣获首届茅盾文学奖，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。为了全面评介这部优秀作品，总结新时期小说创作的经验，我社约请省内外文学评论家和评论工作者撰写了一些文章，编辑出版了这个评论集子。

本书分为三辑：第一辑为莫应丰同志本人的文章，着重介绍了他创作《将军吟》的情况和体会，经验之谈，值得重视；第二辑的七篇文章，总论《将军吟》的写作背景、思想倾向、艺术手法、审美价值诸方面，评论深刻有力，各有独到之处；第三辑的几篇文章，集中剖析《将军吟》的人物形象塑造和艺术特色，也是颇见功力的。

就一部作品出版评论专集，是一种尝试，限于编辑水平，不当之处在所难免，恳切地期待作家、评论家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。

湖南人民出版社文艺理论编辑室

一九八四年八月

DX 98/31

目 录

- 1 莫应丰 逆水行舟115天
——《将军吟》写作琐记
- 9 谢望新 不可磨灭的历史之章
——莫应丰长篇小说《将军吟》的再认识
- 39 蔡运桂 革命现实主义的生命力
——谈《将军吟》及其作者的创作思想
- 62 向宏业 泛论《将军吟》的审美价值
- 81 傅 活 难得的“另外一种歌声”
——读莫应丰的《将军吟》
- 98 陶静波 时代的一面镜子
——长篇小说《将军吟》随谈
- 108 马焯荣 风云变色的时代画轴
——论长篇小说《将军吟》
- 127 陈望衡 为了悲剧不重演
——评长篇小说《将军吟》
- 137 钟子硕 心灵辩证法的电光火石
——《将军吟》艺术特色管窥

- 165 饶芃子 郑成伟 《将军吟》人物论
- 192 骆 飞 《将军吟》人物塑造管见
- 209 胡代炜 谈《将军吟》中彭其的人物塑造
- 221 韩瑞亭 在疾风烈火中挺立的将军
——谈《将军吟》中彭其形象的塑造
- 233 周颂喜 略谈《将军吟》人物塑造中的传统审美观点
- 242 邹琦新 情真意切写春秋
——浅谈《将军吟》的感情描写

莫应丰

逆水行舟115天

——《将军吟》写作琐记

当我在稿纸上写下《将军吟》第一个字的时候，我产生了一种奇特心理：觉得自己是一个顽童，爬上了泊在岸边的一条小船，把缆绳一解，便身不由己了。

滔滔浊流滚滚而下，其声訇訇，其势汹汹。是什么地方暴发了山洪，或依神话之说，出龙了？整棵的树，整座的房屋架子，还有人和牲畜的尸体，在浊流中翻滚沉浮，向下游泻去。

我的小船被冲到了中流。我不知死活，拼命往上划。是个傻瓜，可也并不很傻。顺流而下又将如何呢？命运不靠自己掌握，才是最危险的。叫你死，你就得死；叫你沉，你就得沉。即便是一路平安下东海，我也担心日后悔恨莫及呢。

逆水的含义有二：当时的政治形势与我写这部小说的主旨相违；我对“文化大革命”的结论与彼时的官方结论相反。

我也在实行“斗争哲学”，不妨说“与人斗，其乐无穷”。

这是一部长篇，要写好众多的人物。怎样下笔呢？前人的经验告诉我，可以先介绍一下环境。这是不难做到的；难的是人物登台。我过去写过话剧，知道凡大型剧本，其首场戏多为介绍人物之用。戏剧讲究人物和情节同时呈现，小说则有单从人物发源写起的。我采用了戏剧的手法，把前五章当作多幕剧的第一幕来写。主要的人物都出来了，矛盾冲突已初露端倪了，悬念也已形成，接下去是如何展开的问题。

这也许可叫做扬长避短。写过剧本，是我的长处；害怕叙述，是我的弱点。用写戏的办法来写小说，未必不行。

剧本不是戏剧艺术的全部。舞台上的演出，是编剧、导演、演员、美工师、化妆师、灯光师等众多人员的集体创作。小说家要扮演全部角色，他就是整个剧团。可不能满足于仅仅当好编剧，需要十八般武艺俱全。所谓有声有色，绝非编剧一人所能做到的。

随时都不忘，我是整个的剧团。

“潜台词”，这一奇妙的东西很有用。它是支持人物行动的主要能源；它又是推动情节发展的内在动力；它还具有引人入胜的神奇魅力。剧作家不写潜台词，小说家可就不一定了。此处宜于潜藏，需好好推敲，藏多少，露多少；此处宜于袒露，便挥洒自如，纵横驰骋。对话时宜藏，行动时宜露。所谓心理活动的描写，即潜台词的正面袒露。此时，读者已

深入人物内心，那里自有奇观胜景。

人物的个性不用作者介绍，且让他做一件事吧。一举手，一投足，人各不同。行动是体现性格的最好办法。为节省笔墨，又使结构严谨，应安排多人面对同一事物。第一章彭其命令邬中砸钢琴，是一举多得。它表现了：彭其心烦意乱和他说一不二的性格特征；邬中缺少人情味，一颗冷若冰霜的心；彭湘湘的娇惯任性；许淑宜的善良和蔼；赵大明与彭家人的关系等等。砸钢琴是一个十分大胆的安排，因用处颇大，不妨一冒风险。试了，成了，效果不坏。

不能忽略效果。效果就是在读者心中引起的反应。我写小说为了谁？切莫忘，我是读者的仆人。我一面写，一面揣摩读者的心理。他对我将要写的这件事情看法如何？我除了反映他的看法，还要提供他一些什么启示？我这样写，他会愿意读下去吗？他现在已经开始厌烦了，我怎么办？我必须紧紧牵住他的注意力。要做到这点，可不能太笨拙了。我的读者是人，有思维的人，有感情的人。我给他设置思维的迷宫和感情的陷阱。

我经常提醒自己：沉住气，沉住气。这是一个“大部头”，数十万言，有的是篇幅。把书中人物的情绪压一压，以免过早地出现高潮，后面的文章不好做了。我想起过去听过一部交响乐，其中有一个乐章有小鼓的敲击声，以固定节奏从头直贯到尾。音响强度从微弱到最强再到微弱，好象爬过一个

大缓坡。演奏人真是沉得住气，控制能力之强，令人佩服。写长篇小说需要有这种修养。作者的气魄与其说在于激昂慷慨，斩杀自如，不如说在于控制。控制着的情绪力量饱满，产生充实感，而不致空有其外。

唱歌的也讲控制。控制不等于不要起伏。没有起伏就无控制可言。

有时我实在控制不住。嫉恶如仇，愤然而起。或呐喊，或嘲笑，或作无情的客观暴露，或讲几句反话揶揄恶人丑事。这时，我宁肯做一个敢怒敢言的人，而不再注意表现修养。有修养而无人性是无可取的。小说写人，作者本身也应是人。

是人，才不甘心于做简单工具，要为人的价值奋争。我想确立起独立的人格，由自己来决定为谁而献身。我要真实地记录下一段历史，在妖魔的宝座下埋上一颗炸弹。总有一天炸弹开花，轰碎魔鬼的谎言。这样做人才有意义，困苦和劳累乃至死亡都是值得的。

我觉得自己就是彭其将军。我老了，当兵四十年了；我象他那样走路，目不斜视；我象他那样沉思，负重千钧；我看透了这一场动乱，为孺子之愚盲担忧；我有着老年人善良的心，为死者慨叹，为生者焦思苦虑。彭其的忠魂托在我身上，他借着我有灵的肉体活了。

我为他不断沉思。不，是他自己不能不沉思。他的思想是一曲壮歌的主题，统一的调子贯穿于首尾。为加深印象，强调特有的色彩，我运用音乐作品中的再现手法。再现不是

简单重复，每一次都有发展。有时采用变奏手法，模进与倒影皆可用之。沉思象时而出出现的“固定低音”，赋作品以独特的吟哦基调，故为《将军吟》。

将军也可以是莽汉，如张飞、李逵。但在我写的这段历史中，莽汉太易崩裂，铮铮有声而无法长久。且莽汉对事物认识太浅，实难成为复杂戏剧的主人公。没有莽汉便失去了军人中的一个类型，我借胡连生来充当这一角色。他的弱点正好是他的可爱处。我借他赞颂朴实和纯真。有了这朴实和纯真，才能鲜明对比出奸诈与丑恶。相反的事物并存于一处，形成了立体感。

我联想到印象派油画和音乐的现代派和声。它们都是把不协调的东西摆在一起，以表现现代生活的复杂性。人类是日趋复杂的，因循守旧的艺术家的只能发思古之幽情。人们渴望把最新的生活变成艺术，从最新的艺术中玩味生活。我们要跟上复杂的时代，否则就不配当一名时代的作家。

我暂时还做不到。

我只做到了一点，尽可能勾画出那个年代的社会生活图景。我采用对物写生的方法，尽可能老实一些。写生需要取舍，就连拍照也要经过剪裁才能成为艺术品。写生的缺点是看不见视角以外的东西，其长处在于逼真。我不是不喜浪漫，在到处皆呈虚假的年代，浪漫须特别小心。以真胜假，是我向时俗挑战的策略。

可惜我基本上只勾画了一座军营。

勾画军营也不是无用。军营给人的印象是“文革”的避

风港。避风港尚有如此复杂的斗争，整个社会的面貌可见一斑。也许它更具有某种典型意义。军营是神秘的，许多内部真象不为常人所知。写人所不知的事情容易吸引读者，仅仅为了满足好奇心，也会捧来一读。军营里的斗争还有一大特色，动辄牵涉上层，易于挖根掘底，以免单纯在枝叶上绕来绕去。

想请读者原谅我故弄玄虚。江醉章的后台究竟是谁？一直到最后也没有交代清楚。稿子交付出版的时候，“四人帮”已经垮了，我本来可以写上一个后台的具体名字。但具体指明是否有益呢？具体了，可不必猜来猜去；而一目了然却又失去了启发人深思的作用。所以还是不写明为好。那时的许多政治风云人物，其背景本来就是有些玄妙的，也许是十分复杂的。

我的爱火向真理燃烧，为了照亮它圣洁的面目；我的爱火锻造着正义的宝剑，让邪恶躲在黑暗里发抖。

邪恶是在黑暗里发抖了，它通过丙辰清明节的天安门事件知道自己的末日将临。我赞赏“困兽犹斗”这句成语的哲理性，它把一种规律浓缩成四个形象的字眼。人和动物在临死前会出现一种回光返照的现象。回光是吓人的，可并不是真正可怕的。天安门广场在抓人，出现了空前的恐怖。我藏身写作的地方并非绝对安全。但我知道那只是回光返照而已，可以加快为恶魔掘坟的速度。掘坟的是人民，我只会一点雕虫小技，从岳飞墓得到启发，雕一座死硬的石像，罪人在那

里长跪不起。

仅仅塑造罪人是不够的。罪人之所以有罪，是因为他坑害了好人。好人而受坑害，可以唤起人们的义愤。从义愤产生出来的力量能使人奋不顾身。为改变不良的现状，奋不顾身的勇士越多越好。我从而懂得了写小说的意义。自重，负责，严肃认真。我是这样做的——必须这样做。

但我没有时间精雕细刻，早一天完稿就少一分危险。写下了的就让它放在那里，不能总是搬出来摆在写字台上，以免暴露目标。明明是光明正大的事，却要躲躲藏藏。明明是窃国大盗，却可以公开地发号施令。这不是我个人的悲剧。

愤愤然挥笔写来，效果超出了我的估计。我宁肯让周密的大脑沉睡，听任心中的愤慨之情象喷泉一样射出来洒于纸上。心中充实，不愁言词枯竭，犹如一条吐丝的蚕。我从来没有考虑过会不会作茧自缚。缚住我是很容易的，只要稿子被不善的人发现，就罪该万死。

舍得一死便再也无所顾忌，有限的才能可得到充分发挥。人类和动物的热爱生命，对于生命的永存和繁衍是起了作用的，但因贪生怕死又总是有人在一次大进步的关头蹑足不前，甚至徘徊很久。不明事理的胆小者无可厚非，倘知道胆小的危害性而仍要胆小，那是自私的可怜虫。

陈镜泉是不是这种可怜虫？我不希望他是。我处处原谅他，并不主张他去作无谓的牺牲。描绘他的形象可难了。一会儿写这一面，一会儿又写那一面。多灾多难的生活造就了

不少多面人。他可以说很有一点时代特征。在实际生活中，陈镜泉的影子到处可见，彭其那类人物才是比较稀贵的。稀贵不等于没有代表性，他代表着前进的方向。一当他把勇敢的一步迈出去了，成千上万的同辈人和后辈人会接踵而来。到那时，我们都会生活 在新的 环境中。陈镜泉自然也不例外。

用创作交响乐的方法来描写时代风云。我陶醉于艺术的天国中，化成了一缕云烟。要记录下那时的感受，不知可有价值？且暂作段落性终止吧。

谢望新

不可磨灭的历史之章

——莫应丰长篇小说《将军吟》的再认识

我的爱火向真理燃烧，为了照亮它圣洁的面目；我的爱火锻冷着正义的宝剑，让邪恶躲在黑暗里发抖。

——莫应丰

一、诞生于危难之际的革命文学^①

长达十年之久的“文化大革命”，是中国现代史上最晦暗、最愚昧的一个时期。现代迷信、极左路线、极左思潮在那末广阔的范围、那末长久的时期内，侵蚀和毁坏着一个民族的灵魂，真是“史无前例”呵。理智消融了。感情泯灭了。那

^① 杨桂欣《长篇小说中的“文化大革命”》一文认为：“……《将军吟》是革命现实主义文学在危难之际的一个胜利。”（《文艺报》1982年第7期）

末麻木，又那末疯狂。二十世纪的历史座标远远偏离了真理的轨道，偏离了人民的意愿。一九七一年冬，林彪事件发生，人们从蒙昧状态中震惊过来，理智和感情都经受了一次严峻的考验。一部分勇于反省、正视现状的人们，从这骤然崩塌的历史断裂层中，发现了事物运动本身所固有的某些规律，更坚定地作着真理的求索。莫应丰的《将军吟》的最早构思，就是开始于林彪事件之后的一九七二年。作家吸收了这一特定期一部份先进的中国人的思想探求的成果，并从自身悲喜剧杂陈的经历和体验中得到了印证和启示。他象当时绝大多数的年青人一样，最初也是虔诚、狂热的，所不同的是，他较快地从迷惘、疑虑中清醒过来，站到了这场自己曾一度崇奉过的“大革命”的对立的立场上。

然而，历史是曲折前行的。尤其是我们这个民族，不经过如此剧烈的然而又是缓慢的阵痛，是不可能较为彻底地挣脱迷信、守旧、教条的羁绊，从而变得明智一些、开放一些、冷静一些的。林彪事件后，林彪反党集团的极左路线尚未得到根治，而另一条早已存在，与林彪路线互为依存的以“四人帮”为代表人物的极左路线，在以左批“左”的形式下，又急剧膨胀起来，继续蹂躏和践踏中国人民的心灵、良知和理性。抵制和反抗这场武化式的“文化大革命”的思想解放先驱者，如张志新、遇罗克等人，则正是先后在这一时期被送上断头台的（而有的，如史云峰等，则是在“四人帮”覆灭之后倒于血泊之中的。这是何等辛辣的讽刺呵）。直至一九七六年“四五”运动，中国人民中最有觉悟的一部份先进分

子，才打响了反抗“四人帮”暴虐统治的群众运动的第一枪，标帜和预示着中国的一个新时期将在殊死的格斗中分娩。这一事件的触发点，是“四人帮”对中国人民悼念周恩来总理逝世的良知行动的疯狂围剿和残酷镇压。这年的二月，正在上海改稿的莫应丰，亲自目睹了“四人帮”在上海的余孽的倒行逆施，无比的义愤聚积于胸，他坚信一条历史规律，任何一个大人物，如果试图践踏一个民族的感情，轰毁一个民族的精神、品格和美德的象征，终将被埋葬。《将军吟》的构思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日臻成熟。三月中旬，他从长沙躲到小镇文家市，秘密从事《将军吟》的写作，以此表明一个普通的、正直的中国人对整个历史进程的判断和预知。至“四五”运动的发生，作家已经完成了十八万字。四月六日，作家听了广播，通宵达旦，耿耿难眠。他从中国现代史上这一辉煌、神圣的诗章中，汲取了力量，坚定了信念，同时，他也从“四人帮”的疯狂反扑和垂死挣扎中，看到笼罩命运之上的巨大的阴影。四月七日，作家整整沉默了一天。他，面临着抉择——

“写！一定要写出人民心里的话，这是一个作家的良心呵！”^①

“我要把人民对‘文化大革命’的判词喊出来。你说喊了就得死，我

① 转引自薛浩《喊出人民的心声——记作家莫应丰》（《湖南日报》1980年4月30日）。